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十四回 激義俠一夫獨往 適心意三女同歸

大塊茫茫寄此身，得相親處且相親。世間聚散浮萍似，為語癡兒莫認真。

卻說赫連照在季三思家傳授季狸五德四機五善四欲之道，過了些時，不辭而去。這日正值二月二十四日，夜間自西山游訪而回。約料三更，左側聞得路旁樹內有人私語。潛身細聽，卻是替東方巽劫取水小姐的惡奴，在那裡誇論劫取如法，回去可得重賞。不覺勃然大怒，大步走入樹林，罵道：「狗輩是東方巽何人，敢於輦轂之下，肆行亂法？本營在此，若不實供，立著巡兵拷問！」因又向樹林外喝道：「眾兵役俱遠遠圍住，不許窺伺，亦不許走脫一人，違令者斬！」四個惡奴見赫連照人物軒昂，肋下懸劍，都認作京營將帥，一齊跪訴，如何東方巽媒說水小姐不成，如何令他四人夜入水家，用熏香劫取，現今又如何抬至西直門外了緣寺內，和主人完婚。因手指著有窟窿大皮箱道：「此就是盛水小姐的箱子。」赫連照又罵道：「狗輩之罪，俱當梟首！」四人一齊磕頭乞命。赫連照飛一劍去，早斬了兩個，那兩個要走，亦被趕上殺死，惜不曾問得水運使住處。箱內果有人睡在裡面，微有鼻息，蘭桂芬香。只得用手托著，向南走來。到得門頭村前後，見有一座極大墳院，陽宅內燈火輝煌，有人宰豬殺羊。中有一人道：「燕小姐到咱家反居二房，真是老天無眼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前日嫁來時節，天子賜匾，文武公卿都來作賀，他自不作正室。要作正室，大約不難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他乃通禮之人，斷不肯如此。」復又聽得一人道：「明日來的是那位夫人？」又一人答道：「四位老夫人，四位少夫人全來。」赫連照聽畢，因想道：「燕小姐乃女中丈夫，我將這女子安放在此院內，想他自有處治。」

於是從牆上將皮箱托入牆內，安放在東廡之下。仍復跳出牆外，仗劍向了緣寺而來。時已五更天氣，牆而入。但見閣殿崔巍，庭廊曲折。曇花弄影，貝葉傳香，真好佛地也。又越過幾層牆門，並不知密室所在。恰好有一小尼從廚下取水，口內喃喃的憤怨。赫連照隨了小尼，曲曲彎彎走到竹林內。小尼推門而入，鈴聲鏘然，回手關門，飛一劍去，小尼大叫一聲，早已倒地。赫連照跨入門內，見屋裡燈火如晝，聞得男子聲音，說：「小緣如何聲叫？」赫連照搶入屋內，喝道：「東方巽狂賊，今日特來尋你！」那男子慌張奪門要走，已被捉住，支持不得，跪在地下。那座間兩個少尼，一個少婦，俱搖作一團。

那男子哀告道：「大王將軍，金剛祖宗，若少使用，小人多有。」赫連照道：「誰用金帛，只要你頭！」那男子道：「小人無罪。」赫連照道：「夜宿尼庵，奸娶婦女，非罪而何？從實供出，免汝好死。」那男子道：「小人東方巽，本身秀才，素與這了緣寺尼姑有奸，實係尼姑招引，望祈原諒。」赫連照道：「他罪不及細問，只今行劫水氏，安可饒得？」東方巽叩頭有聲，正在哀求，頭已落地。那少尼少婦嚇得便溺直流。赫連照逐一究問，尼姑一名悟寄，一名悟昌，自來結交施主，勾引淫邪，入寺婦女，多被污辱。又恐事後不肯往來，立下賬目，脅令依從。今日要將水小姐搶到此間，與之強合。水家若羞事息訟，便去認親。不然或幽閉於此，或送往遠方，另作計議。那少婦姓縑，乃茅球之妾，自舊年入寺，已與東方巽相通。今因回家看母，又偷到此是第三次了。赫連照道：「可惜帝裡瑤京，可笑佛門淨土，乃為此輩辱沒。」隨將賬目要出，卻不忍看，都放在燈上燒燬。先將悟寄、悟昌緩緩處死，每人各割了十餘劍，次將縑氏來殺，縑氏已早嚇死。因屈指自記道：「我看京城內有傷化理者六人，可曰六逆。御史茅球，秀才東方巽，醫生胡念庵，和尚宗寅，道士葉淵，尼姑悟寄是也。如能殺此六逆，亦一快事也。」於是躍然仗劍出寺而去。

再說本月初五日耿朗親迎夢卿到家，鄭夫人陪送侍妾四人：春畹、春欄、春亭、春台。耿朗與夢卿數年睽隔，一日相通，彼此敬愛，迥異尋常。過了三朝，又與愛娘行聘，即於本月十又五日迎娶。宣安人亦陪送侍妾三人：喜兒、和兒、順兒，正是一月之間，連得二美，耿朗亦不知身居何地也。康夫人以林雲屏先娶，命呼為大娘。燕夢卿年雖小，卻係原聘，為二娘。宣愛娘為三娘，任香兒為四娘。然愛娘生於永樂五年丁亥，二十三歲，最年長。次是雲屏，戊子年二十二歲。次是香兒，己丑年二十一歲。次是夢卿，庚寅年二十歲。故四人仍各按自己年歲以姊妹相稱，此不必提。至本月二十五日，兩位新娘俱往墳上拜祭。康夫人邀請棠、荊、合三夫人妯娌婆媳八個一齊同來，不入陽宅，在墳院門前下轎。家丁開門，才看見皮箱。急告知耿朗，耿朗走至箱邊，見箱上有碗大窟窿十三四個，露出衣服彩色。令家丁開了看時，卻盛著一少年女子，兀自酣睡不醒。耿朗大驚，查問四圍牆垣，門扇門鎖俱皆無跡，又不覺大異。眾夫人上前，家丁退後，康夫人見那女子，似中毒一般。於是今年壯僕婦將女子抬出皮箱，安放在行牀上面。康夫人親自檢看，那女子穿一身色麗衣服，制度齊整。自上至下，從外至內，無一絲布縷。且裙帶鈕釦，亦無一處解脫。腳帶牢拴，鬢髮不亂，不象被人污辱者。因又令人扶著坐起，灌瞭解毒藥物。不多時，見那女子咳嗽輕飄，腰肢漸轉，雙眉展處，黛色如飛。二目開時，波光頓起。彩雲醒來，見自己坐在牀上，左右侍妾，無一熟人。見一般四個年老夫人，淡妝雅服。一般四個青年少艾，月貌花容，自家亦不解其意。康夫人將前項事體細說一番，彩雲方起身陪禮道：「妾乃門頭村北水氏之女，名曰彩雲。昨夜未寢之先，因身偶不爽，和衣而臥。老母侍婢皆在左右，不知為何人作弄，以至於此。」說畢，淚流不止。康夫人勸道：「這便是門頭村，回去見過令堂，自然分曉。」當下拜祭已畢，耿朗在墳上等候，婆媳八人連平彩雲九個，一行四五十人，令熟人引著直往西大河而來。五里遠近，早到水家門首。見門戶洞開，大小如麻。因見轎內有他家小姐，便走報水安人。眾夫人廳前下轎，水安人淚流滿面，走出前廳，拉住彩雲，問知備細。因向眾夫人稱謝道：「昨夜小女抱恙，一更之後，不知如何全都睡熟。及至醒來，一物不失，只不見了小女，真正家門不幸，生此闖昧之事。在眾夫人面前，實覺無地自容。」康夫人道：「以我看，令愛絕無別故。想是與尊府不孚之人弄此鬼魅耳。」

荊夫人道：「雖欲壞尊府清名，卻不應放在我家墳內。若說移禍東吳，則家國公現在總理京營，亦斷無是理。」眾夫人正在言講解慰，忽然水家侍女報與水安人道：「小姐自縊了！」水安人大驚，眾夫人亦一齊進內，救下彩雲，灌藥解勸，彩雲只流淚不語。合夫人手指雲屏、夢卿、愛娘、香兒，向水安人道：「這四個都是舍姪耿朗一人妻室，且都是仕宦家小姐，以大、二、三、四挨次稱呼。舍姪自幼算命，有五妻之喜。今日偏遇令愛，或者天假之緣，亦不可知。」水安人此時怕人傳揚，只得將錯就錯，便向康夫人商議。康夫人卻甚歡喜，一面令人喚耿朗來見岳母，一面令雲屏、夢卿、愛娘、香兒各拔金釵一支，權作定禮。水安人見耿朗年少英華，耿朗見過彩雲容貌，彼此豈有不相投之理？乃定於三月十六日行聘，四月初一日迎娶。康夫人以彩雲與香兒同是二十一歲，命為五娘。只因這一來有分教：爭妍固寵者，列戶而分門。合志協心者，同舟以共濟。